

散文诗自选集

窗外 大野芳菲

松怀◎著

那些年，我们肆意放牧青春，放牧理想，放牧希冀；
那些年，我们毫不吝啬热情，吝啬热血，吝啬双臂。



团结出版社

散文诗自选集

窗外
大野芳菲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窗外大野芳菲 / 松怀著; 朱曼滢主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126-3140-3

I. ①窗… II. ①松… ②朱… III. ①散文诗—诗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0714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传真)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鑫成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3140-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本书由
中共西秀区委宣传部文艺事业发展专项基金
资助出版

临近秋天的写作

文/川北藻雪

临近秋天。

而非逼近秋天，或者秋意袭人中行走直抵某种澄澈之境，吟唱，深悟，甚至进入某种智性观照。

而这或许正是季节的迷人之处。

依恋，彷徨，回首，前瞻，疑问，然后再握手言和，心中释然，坦然，这种心路历程正是临近秋天的必经之途。这正是散文诗集《窗外大野芳菲》的价值所在。

不难看出，这部集子已然呈现出的某种风格之象：大词语，大题材，大担当，构成了人到正午所历经的繁华，落寞，希望与忧伤，进而绽开大野芳菲，让人咀嚼，引人思索，催人奋进。

点击大词语。逐一阅读，“吸大地之灵



气，啜日月之清辉，横渡，奇峰，险滩，俯瞰，咆哮，奔腾，呼啸，雷劈山崩，震耳发聩，情怀浩荡，雄奇壮美，光芒四射，浩瀚苍穹，龙蛇腾渊，万里锦绣，震烁古今，惊天涛声，不屈不挠，狂放不羁，荡气回肠，猎猎招展，雄伟神奇，卓尔不凡，高耸云天，蓬蓬勃勃，巍峨如初，豪情万丈，梦回魂惊，豪气干云，昂首问天，霸气十足，楚声铿锵，莽莽苍苍，滚滚洪流，众志成城，轰轰烈烈，壮阔热烈……”，几乎每辑都有这样的词语跃入眼帘，尤其以“山水情韵”、“因为感动”两辑为甚。在这些大词的驱动下，某种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或事件、历史进程中积淀的民俗文化也得以浮现和生彩。相由心生，词因情显，这些大词也是诗人不同心境和情感的指认，它引导着诗人或者诗人带领着它们对生活做出的某种积极回应，两者相得益彰。

览胜大题材。通观全书六辑，大题材占了半数之多，有的满辑皆是。有关乎地域山水的，如《黔境览胜》（三章）、《长城谣》、《青山何处》（三章）、《浪风湖之歌》（三章）、《九溪屯堡放歌》（五章）……有关乎生死存亡的，像《汶川，生命之祭》（三章）、《祈祷玉树》、《迟续的墙情》、《偌大的冰冻》（三章）之类；有关乎重大政治社会生活的，《六十年是一条河》、《党旗，永远在心空飘扬》、《阿波罗的“神谕”》、《世纪盛典》、《人间正道是沧桑》（八章）、《醉美黔中六十年》等这些在书中唾手可得，读之，心潮起伏。作为一本自选集，我宁愿相信这是诗人的故意为之。因为“无论怎样的创新或尝试，无论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抑或超现实主义，都必须走关注民生、关注底层、贴近大众心灵这条路”（松怀《浅谈艺术的生命力》）。由此可见，这种偏向、布局和取舍正是作者数年来坚持的为文理念的体现，是文以载道说的合理传承，也



是构建作者苦苦追求的大野芳菲诗境的重要元素。这种大是一种视野、胸襟、情怀和艺术驾驭的魄力。

且看大担当。一个步入秋天的心灵，除了看淡荣辱得失以外，他更懂得直面现实，与生活同行，试着承载生命之重。

不想去感怀颠簸于浪峰波谷的日子，不想回望来路洒满的一地艰辛一地得与失。逆流而上，这是谁
生生世世执著的信仰？

双桨轮圆日月，星光四溅；激情不离不弃，一路绽放。当
桨人合一，生命开始提速。

把生命投入大海，生命便博大精深；
让生命羽翼丰满，生命便荡起双桨……

——《遥远的桨声》

人生常常濒临这样的绝境，可多少人故作不知或浑然不觉。为了一个莫名的期冀莫名的心向往之，却毅然迈步毅然昂首前行……

是呵，再进一步，可能就是粉身碎骨了；
而后退一步，获救的希望有几许？

——《岁月无痕·深壑于心》

轮回如果是生命终结的唯一安慰，我其实不愿！
我宁愿相信：沉舟侧畔千帆照样过！人呀，何必再轮回一次相同的痛苦和无奈？

冥冥中总是有一种声音在谆谆告诫自己：
永恒的不是石刻的名字。
绝不是！过好一生，便已足够！

——《冷冷的月光·生命于我》

……



担当是一种入世的修为，而通篇形诸文字，便赋予文集以品质了。这种品质正是独坐窗内却心系窗外所修炼的精神高度，这份内省和向心灵深处的开掘，正是浮躁社会很多人所缺失的。当灾难来临，当生命尊严受到凌辱，更遑论四处呼吁，伸出援助之手，或锄强扶弱，呼唤正义。

当然，作为一本诗集，我也更看重艺术的表达。我之所以提出临近秋天的表达这一命题，就缘于此。

一个艺术的探索者，他的临近秋天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况味？心灵的疲惫自不用说，艺术的技巧和激情是否因长途跋涉而流于惯性，也未可知。据我有限的认知，我发现大多数人不再以灵感为马首是瞻，而在灵感之外，注入了更多的人生经验。其诗歌的表达节奏变得更为舒缓、从容而节制了，其气场的布控也显得更为隐秘了，其词语的选择也较少浓墨重彩了，他开始由一个占据舞台中央的抒情者，退尔成为幕后的讲述者，他的视角可能由只看讲稿到随心搁置，并由形而上转为形而下，自觉看到舞台下面的某只毛毛虫，他会将嗓子放松，为哽咽在喉咙的词语松绑……他会更轻松，自在，个性化。

以此而观松怀君的散文诗，我更喜欢“岁月俚歌”这一辑。他写出了人到正午之境，写法上也蕴藉含蓄而空灵。一些诗章带有智性观照，从而变得深沉、深邃，直抵灵魂。如写秋的一组，用词也好，架构也好，简洁而大气，理性而不失诗意。

人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句话是否也可以用来诠释“艺无定法”这一说法呢。果真如此，那么，艺术上的每一种流派，每一种写法都可以通过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攀上艺术的顶峰，李白如此，杜甫如此；马尔克斯亦然，肖洛霍夫亦然；聂鲁达这样，帕斯也这样。我想说的是，松怀



君在诗观里的说法我并不完全赞成，个别说辞即使认同，或许也可能理解各异，从而导致写法上的不同或者各有侧重。私下以为，在社会转型期，诗人贴近生活就是要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这一小小角度去透视社会矛盾，揭开真相，而摒弃全角式的俯瞰式的居高临下式的切入角度，将笔触向下，视角取法平直，这样才有可能更深入地进入生活，甚至站在生活背后将人性看得更全面。我以为赞歌要唱，但真切的悲鸣、疮疤式的问题也要展现，进而达到大悲悯，大彻悟。我这样说并非强求松怀君改变自己的艺术追求，只希望你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境界更加大气、品质更加圆融、诗艺更臻成熟。

一孔之见，与君商榷。

窗外已然秋意弥漫，收获正望，在探索散文诗艺之途，愿偕君同行。

（川北藻雪，四川蓬安人，知名散文诗诗人，评论家，《散文诗天地》执行主编。曾在《诗刊》、《诗潮》、《散文诗世界》、《新作家》等刊物发表数十万字作品，有诗作入选《2005年网络散文诗精选》、《散文诗中国·21世纪十年经典》、《好诗经典》、《中国散文诗人（2011）》、《2012年中国年度散文诗》等。）

序二

泉水文心酿为酒 经年豪饮成醉人

文/张万忠

琼华要出散文诗集，特嘱我写点东西。细加思忖，总觉不妥。不过，除开“文事”，我们倒是交往甚密的好友。尽管自感有不宜，但到底是恭敬不如从命的好，省得被他劈头盖脸地骂过来：我是找不到人写啊？

琼华是一个文学上颇为执著的人。他的“梦”从开始做那天就没有醒来过。在19岁那年就创办了《青山》文学社；从那时起，他用玻璃般的心、用沸水般的情流泻出了首首诗文。初触笔墨，难免青涩，但由心灵打钻的明丽的股股清泉却由此奔突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地方文艺圈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热心肠，也是个极其乐观的人，不乏敦厚、质朴、爽朗，当然，似乎也有人说他有些



“固执”、“较真”，甚至干脆说他不懂“世故”……

如今，他依然是《青山》复刊后的主编。两年前我们又一起创办了《轻舟》文学社，另外，大西桥政府的政刊《大西桥工作》也由他主编。

在这个物欲横流、诗文落寞、文人被边缘化的年代，为了地方文化事业，为了守候心中那一方净土、那一份美丽，他依然不计得失，不图名利地执著着、坚守着。言此，我每每感动。无疑我是喜欢他的诗文的，不过说实话，我倒常常喜欢诗外的那个人——满腔不折不扣的赤子情怀、不可救药的乐观天性，常常将我熏染将我醉倒。有时“不想”看他的诗，就想“读”他这个人，觉得他原本就是一道“诗”；诗，是心灵的魂魄，没有雾霾的遮掩，活脱脱的跳动、脆生生的呼号。他，一个大男人，却精致成了如曼妙少女般的诗意情怀；他，一介庶民，却威武成了大地上迎风破浪的乐观儿男。

文章在某种层面上是可以折射出他的价值取向和心灵坐标的，但这些东西说起来毕竟是“大而言之”“形而上”的东西，往往不适合生活中彼此走得很近的人多谈。其实，我真的更喜欢生活中那个颇为纯粹颇为童趣颇为质朴的他。

他很“简单”，有时简单得就像一个孩子。虽已越不惑，但俨然一某校高中生。耳机经常挂在脖子上，手机或电脑下载的歌曲，基本上是流行歌曲，还不乏言情版的；十几二十岁的歌手，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还能随口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和专辑名；有时他会把《中国好声音》的最新版下载到手提电脑里，兴冲冲地来到我家，二话不说，不许我看电视，也不看我的“脸色”，直接打开他的视频：汪峰、那英、张惠妹、庾澄庆等现场“争抢”好歌手的热闹场面顿时出现，他马上又沉醉在歌海里，而且还鼓动我让我猜哪些歌手会被淘汰哪些歌手会晋



级。有时，他也会像小学生一样打电脑游戏，竟然会打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只差点没高兴得在地下打滚了。我未生病时，周末或放假，他会发信息过来，基本上是搞笑版的；天气好的时候，一起到山上、人工湖边、公园，或者直奔老家的小河边、竹林里，看蓝天、看白云，侃千年古事、吊千年情殇；当然也免不了说些“私密”事，于是两人咯咯地怪笑不停，以至岔气歪倒；有时还会索性在山上睡上一觉，直至夕阳坠落……

不嫌赘述，不是要“缅怀”我们的过往友情，只是想告诉读者，一个诗人不是用笔在写诗，是用他的真性情：一份单纯、一份脱俗、一份天真、一份热情、一份忘我、一份赤子的情怀来激活词典里的文字，让它们附着生命、附着热血、附着青春、附着凄婉、附着慈悲、附着追问、附着探寻……

琼华似乎是缺乏成人那种地道的“世故”，你也许觉得他是不是还不够“成熟”，抑或是否缺乏世事洞明的“城府”？其实，在童趣满眼、纯情盎然的后面，他有深沉厚重的一面，这些东西限于篇幅，不能详说。看了他的诗歌，特别是看了他关于灾难、孤独、生命、生死的解读，也许你的看法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今天不是在“生活中”谈琼华，是在他的“诗集”中谈琼华，鉴于要与读者交流，不能不说他的诗。尽管会隔靴搔痒。

琼华的诗集中，有不少优秀诗作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比如《清明雨》、《秋歌》、《走过秋天》、《渔火犹在》、《窗外，大雨芳菲》、《人间正道是沧桑》、《孤独》、《千古情殇》等，这些诗，从整体到局部，都颇值得玩味，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限于篇幅，不能细作赏析，就留给读者慢慢品味了。下边，只是从其他诗歌中采撷一些经典花絮，与读者共享。在诗



歌的构建中，琼华十分注重诗的一个重要特质——“意象”，无论是涉及春光自然、小桥流水、春华秋实，还是友情、亲情、爱情莫不如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写尽了春花那种“春色欲掩料应难”的奔放和灿烂，浓郁的春意就在这喧闹的“红杏枝头”活现了出来。琼华因袭了古代诗词重“意象”的传统，创造出了许多意象独具的诗作。如《那山 那水 那人》中：

我们打从千里荒漠走来，走过好漫长好漫长的期待。一滴水的渴望就能让我们熊熊燃烧……

……

辽阔无边的水域，何处又飞来清亮亮的玉笛声？

……

两句中的“熊熊燃烧”、“飞来”和“清清亮亮”三个意象就比较有创意：“熊熊燃烧”充分把“我们”那百年千年的期待之情像冲天烈焰般得以释放，而且彰显了那份强烈；“飞来”非常传神地让笛声的优雅插上了翅膀，让声音赋予了生命，同时那份迫切、敏捷得以传神投递；“清清亮亮”，用叠韵的通感让我们感受到了玉笛的玉树临风、清脆悠扬。还有《九溪屯堡放歌》中：

传说很美。

祖上的赫赫战功和不朽政绩，曾丰满了一个个故事一张张笑脸，丰满了男人和女人因世代贫瘠而枯涩而被重负压弯了的目光，也丰满了如今九溪屯堡的那一座座山头一道道绿水。

其中的“丰满”、“压弯”两个意象也可圈可点：“丰



满”，很形象，富有“可视性”、“可感性”，也有“可触性”，用它修饰脸倒不出奇，但修饰“故事”、“山头”、“绿水”，意境顿生，可堪创意。更令人观之颌首的应是“压弯”这个意象，用得真好。人们通过这个想象，那悲怆的忍辱的无奈的贫弱的山民的眼神，就活生生立在我们面前了；可以说，这个“压弯的目光”，简直就是一幅典型的山民沧桑写生图了。

琼华意象的创设随处可见，每每信手拈来，无矫揉刻意的痕迹，且意象都富有动感和张力。这无疑给诗歌增添了很强的审美效应。

诗歌的“形”与“质”，从来都是相得益彰的两个共同体。任何一首优美的诗歌都不能只做到“形”的美或“质”的深，它必须是“形”与“质”的和谐统一，使“形”达到以表象的字词去完善精神的内质，又让“质”来丰富“形”的内涵，使其饱满起来。在琼华的诗中，很多地方较好地体现了这种完美的结合。如《一场雨下着，经年不息》中：

我的一生，注定是一条鱼。

一条浅泽里自命不凡的鱼。

在岁月淋漓酣畅的写意里，只能被动地

接受着一场雨

经年不息的洗礼

.....

寥寥几句，却将一个虽身处逆境，甚至“凶多吉少”的强者形象勾勒出来。浅泽里的鱼儿，分明已“危在旦夕”，但它仍“自命不凡”，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英雄主义者，隐藏着令人饮泣的悲剧情怀，也不乏催人奋进的潜在动

力。这里的“形”是鱼，“质”是不屈的精神，两者在一种天然的和谐中构建了一种富有深意的意象，达到了“形”、“质”的自然统一。又如《茶之魂》中：

.....

茶有茶品。在匆匆步履后，我们最爱做的事是：抖落满身尘垢，让自己在香气氤氲中像清茶一样濯洗再濯洗……

.....

“抖落满身尘垢，让自己在香气氤氲中像清茶一样濯洗再濯洗……”，这是写茶吗？是，也不是。你看“形”，即茶叶，在清澈的热水里，随着袅袅上升的“雾气”，慢慢舒展开来，吮吸着一种热度，在澄澈中洗濯、奋进，于是，这茶叶，便舒展成君子洗礼和历练的卓然风姿了。这“君子风姿”便是“质”。“形”与“质”通过这种浑然的穿越和依存，形成了一种“形”、“质”皆美的意境，最终实现了诗人解读生命气韵的宗旨。

琼华的诗中，有时会不乏掠彩之句劈面而来，令人为之惊喜。当然，这种不经意间的“惊喜”效果，不是诗人的故弄玄虚，更不是诗人的哗众取宠，应是一个诗人在特定时刻“灵感火花”的闪射，是只可遇不可求的一种“点着”时刻。如《守候季节》中：

.....

于是，我真的醉了。我醉卧成弓。醉卧在你温馨的梦中，长眠不醒。

于是，我把最赤诚的心，最赤诚的肺腑都掏给了你。

在你面前，我冒险把男人的自尊，男人的深沉与神秘掷下

深壑，透明成一具无可遁形无可隐匿的水晶。

.....

诗的审美效应此时无疑已超出文字，诸如“醉卧成弓”、“长眠不醒”、“掏肺腑”、“一具隐匿的水晶”等已不再是僵冷的文字，无疑，诗人已忘我，诗人对一份情感已醉倒成泥、不能自己。又如《走近黄果树》中：

.....

走近你，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动和惬意！

为了爱情，从近80米落差的一个情感高度一跃而下，没有犹豫，没有徘徊，即使粉身碎骨，谁能阻遏你奔赴憧憬的激情.....

这显然是现代痴情版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毅然决然、九死不悔了。但如果没有诗人这种灵感突奔的诗句，要传递这份极具热烈极具复杂极具果决且极具难言的情感显然是比较困难的。鲁迅曾自道地说出自己对散文诗最主要特征的看法：“表现人的心灵律动，显示强烈的主体色彩，被灵感激活的‘小感触’.....”琼华诗文中这种灵感的闪射，正是先生揭示出的“强烈主体色彩”被激活了的表现。仔细琢磨琼华的诗，我们还会发现某种哲理的淡淡切入，润物无声。如《致大海》中：

是距离产生美，还是美诠释了距离？

未能一睹风采是曾经的羞愧，而从未亲临的感觉竟也这般丰满这般诱人！

.....

因为感受了博大而自惭于渺小；
因为渺小拥有了自信而感动了今生！
.....

两个“回环”的设问，两个陈述的“因为”，诗人穿越了“美”和“距离”的时空；也完成了“渺小”与“博大”的价值思考。著名诗人谢冕说，“泰戈尔的哲理和冷静的思辨，波德莱尔的苦涩的情味、雄豪和浑朴、粗犷和冷峻，对于散文诗都是合理的”。我们看琼华的诗文，无论是对自然人生的抒写，还是对情感世界的“宣泄”，无不含着这种哲理写意的情影。

和琼华一路走来，我知道他早一些时候的作品多为精致的“时令感悟”、“春花秋月”以及悠远淡然的“个体生命”体验抒写；也有不少“缠绵悱恻”、“情之切切”的恋情小调。如《走过秋天》、《我心若兰》、《倾城之恋》等，随着诗人生命体验的不断加深、心灵触角的不断扩展，不知不觉间，故乡的生活和风物的细节已开始进入了他的诗文；诗人开始了对故乡山水、人物的深情描摹和挚情讴歌；同时也对故土历史的烟尘进行了思索和追寻。如《青山何处》、《走进〈溪源〉》、《九溪屯堡放歌》等。

与此同时，琼华的诗也进入到了较有深度的生命思考阶段，让我们再也看不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踽踽独行，取而代之是较有深度而不乏禅意的生命思考了。如《千古情殇》、《人生小语》、《孤独》、《渔火犹在》等。这些诗文无疑已将人生纳入到了一个较深沉的哲学思考范畴，对人类生命泫然欲泣的宿命，提供了诗人较有哲学层面的终极关怀。更令人可喜的是琼华近些年来走出了“小我”的局限性，从清丽悠

序二

泉水文心酿为酒

经年豪饮成醉人

